

賀友直 功名利禄统统都是nonsense

賀友直的人生信條，搖擺在「破執」與「我執」之間。他將長壽的秘訣歸結為「放低標準」，功名利禄统统都是「nonsense」，但對藝術信仰，卻執著地幾近「頑固」。在物質極為匱乏的年代，居然拒了榮寶齋的「大單」。「榮寶齋讓我畫李白，」賀友直反問，「詩我都没讀過幾首，怎麼畫李白呢？」92歲高齡的「線描大師」至今仍蝸居於30多平米的「1室4廳」（客廳、餐廳、工作室、臥室集於一室），不買房不買車不留畫稿，日日飲酒作畫。賀友直曾刻有一枚閒章，叫「天地一壺寬」，真真是他的人生寫照。

■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
圖片來源於「走街串巷憶舊事——賀友直畫說老上海作品展」（部分）



■舊上海市民排隊在飯店門口「買下腳」（吃剩的食物）



■舊上海的「舊貨市場」，最知名的就是平濟利路（今濟南路）。



■舊上海英租界、法租界互不搭界，有軌電車都不越「雷池」，開到臨界立刻掉頭



■舊時上海，名店培羅蒙做衣還為顧客立檔，如果曾在培羅蒙做過衣褲，寬大尺寸都有詳細記錄，以此對照當時的身材，稍作改動即可



■賀友直說，無論能不能發表，都要每天畫畫，氣不盡，筆不停（本報上海傳真）

出生於1922年的賀友直是中國著名連環畫家、線描大師。他自學繪畫，50多年間共創作了《山鄉巨變》、《李雙雙》、《白光》、《朝陽溝》、《小二黑結婚》等百餘本連環畫作品，對中國的連環畫創作和線描藝術作出了重大貢獻，並曾獲得首屆「中國美術獎，終身成就獎」。20世紀60年代，賀友直所繪長篇連環畫《山鄉巨變》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大作。那個時代，賀友直的連環畫、齊白石的變法丹青、林風眠的中西妙合、潘天壽的文人畫變體、葉淺予的舞蹈速寫、黃永玉的《阿詩瑪》版畫、李可染的長江寫生等，共同構成了中國美術浪潮。

近年來，賀友直已經向風俗畫轉型。「走街串巷憶舊事——賀友直畫說老上海作品展」日前也在上海城市規劃館拉開帷幕。賀友直以他獨有的「賀氏白描」，用記憶中的54幀畫面，重現70多年前的「十里洋場」。他並親自撰寫圖片說明，時而用幽默、犀利的筆鋒針砭時弊，市井變遷令人喁嘆。

「我的畫沒有多深的內容和想法，」賀友直在接受本報專訪時坦言，「我文化程度不高，以前的生活經歷悉數來源於社會底層，筆下所憶大多是70年前的事，只是想留一些過去的痕跡，既不是在研究學問，也無意探討深奧的人生與社會問題，不要把我提得太高，我沒有這種高度。」

養生秘笈是「放低標準」

賀友直不喜歡被稱為「大師」，展覽英文介紹中被稱為「an old gentleman」，他都有意見。「我能算是gentleman嗎？」他指着自己，「old man 就可以了。」別人誇他的腦子堪比照相機，記憶分毫不差，他卻要給自己「拆台」。「很多場景我只記得個大概，經不起具體、細緻地推敲，」賀友直說，上海話叫做「模糊」，但他不是有意要騙人，「從前我沒想到，70年後會吃這口飯，如果預計得到，當時我就會更仔細地觀察、研究，找出每個場景中的精髓。」

記者說自己來自香港報紙，「啊，Hongkong」，他以英語回應。他說自己年輕時想進洋行工作，晚上拼命補習英語，可惜未能如願，最後誤打誤撞畫起連環畫，起初只是為了養家糊口。言談間他時時迸出英語單詞，發音十分標準，記者誇他英語好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連連擺手，「只會單詞，連成句子就不會啦！」

92歲高齡的賀友直，鶴髮童顏，乍看之下較實際年齡至少小20歲。步履輕鬆，語速飛快，毫無老耄之感。他說自己的養生秘笈是「放低標準」。「文革時在牛棚勞動，沒有自尊心，沒有人格，但即便那是那種時候，說實話我不覺得很苦惱，對自己的標準低一點，標準低一點就過去了，」賀友直說，能夠活到現在，他對自己很滿意，雖然是「畫小畫的」，還得到大家肯定，「不過我對這些都看得很淡，人生在世別太認真，以為自己在美術界如何如何，其實都是nonsense。」

最大成功是明白自己

賀友直每天的生活就是飲酒畫畫，悠悠哉哉。據說他無酒不歡，酒量很是了得，90多歲了日日都要喝足一瓶黃酒。好多年前，賀友直把幾千份手稿悉數捐給美術館，至今仍蝸居於被其戲稱為「1室4廳」的家——來客人了是客廳，擺下餐桌成餐廳，鋪塊畫布變工作室，帷布一拉為臥室。雖然「1室4廳」總共才30多平米，但他自有一套人生哲學。「我們寧波人有句話叫『臥寬不如心寬』，做人就要心寬。」他回憶，「前幾年樓市剛剛火起來的時候，有人說我給他畫畫，立刻就把新房鑰匙給我，我當然拒絕了，天天都要被『脅迫』着畫畫，晚上怎麼睡得好？也有人要做我的經紀人，我拱拱手，『讓我多活幾年吧！』」

「常常有人問我，你的畫多少錢一尺？我又不是開布店的！」賀友直說，藝術家最可怕的狀況，就是追求兩個「M」——Money和Market，追求money，一定非常俗氣，追求market，就會不自由。他對藝術看得很重，對錢看得很淡，自己做不來得活，堅決不接。「文革」結束後，榮寶齋曾經讓賀友直畫一批古代人物畫，被他婉言謝絕。「畫畫總要有對畫中人物的理解，我覺得自己沒那水平，」他說，「雖然這是來錢的活兒，但是詩我都没讀過幾首，怎麼畫李白呢？我這生最大的成功，就是明白自己。」

賀友直常說自己「沒文化」，但若看過書中他親自為圖書配寫的文字，絕對不會想到作者只有「小學文憑」。例如提到舊上海市民排隊在飯店門口「買下腳」（吃剩的食物）的一幕，他寫道：「擺闊的陋習由來已久，上餐館宴請點菜只要面子不怕肉痛，尤其是請才勾搭上的對象，既要殷勤又要表示大方，就只一對兩個，也要魚翅鮑魚蝦蟹參燕，動嘴多，動錢少，甜言蜜語一番之餘剩下一桌菜，以往舊時沒有打包這回事，如何處置？回歸歸腳桶一倒了之。但也有例外，在南京西路平安電影院的隔壁弄堂裡，常見有人拿了鋼精鍋子在滄州飯店門口排隊，做什麼？買剩的下腳，有全雞，有整只的蹄膀，熱炒種類繁多，乾濕任選，價廉物美，至於是否帶菌沾毒，吃了再說不計後果了。」娓娓道來，毫無匠氣。

說起文字，賀友直還有些擔憂現在的年輕人。他回憶說，出版社一位年輕的編輯，想邀請業界前輩為他的書寫序，「編輯說要打電話給那位前輩，我說不能啊，要寫信以示禮貌，可是這位年輕人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寫信。」賀友直說，現在大家寫信都是「親愛的」，頂多末了再添個「此致敬禮」，這叫什麼信呢，「現在年輕人書念了很多，可是該教育的東西沒有教育，都是應付考試，我只有小學畢業，卻能夠寫信、寫收條，這些我都會。」

最會「做戲」的連環畫家

上世紀60年代初，賀友直苦心鑽研中國傳統線描畫法，獨樹一幟形成自己的風格。《山鄉巨變》的問世，震動畫壇。在賀友直看來，線描既簡單又難，從技法上講，線描挺簡單，沒有那麼多要求，但推至藝術上的難度，並非簡單就容易，複雜就難。他喜歡同樣精於線描的陳老蓮，亦坦言深受後者影響，卻也並非照本宣科。

「我的線描線是中國傳統的，處理方法是西洋的，」賀友直說，他的人物線條根據人體解剖學，有時還通過明暗調子組織，並不像陳老蓮那樣，強調主觀性，着力於裝飾性，「因為我畫的是現代人，現代人的服飾與裝飾性線條不搭，在畫《山鄉巨變》時，我也曾經嘗試使用陳老蓮裝飾性的線條，落筆之後看上去十分勉強。」被稱為「線描大師」，他卻勸大家別把他的線描傳得神乎其神，「因為我沒有掌握其他繪畫技法，所以才執著於線描。」

賀友直被視為最會「做戲」的連環畫家，他對連環畫很有心得，認為連環畫最重要的是有情節，小說靠文字講故事，連環畫就要靠畫面講故事。「我覺得寫小說和畫連環畫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懂得藝術的加法，我不是畫得最好

的，但我是最懂連環畫的人，」在賀友直看來，連環畫家要學會「做戲」，所謂「做戲」，就是胸懷故事全局，選取和捕捉生活中富有表現力的可視形象。連環畫《李雙雙》中，李雙雙和喜旺鬧彊扭後和好，賀友直別出心裁地設計了雙雙讓小孩把開門鑰匙遞給喜旺這一細節，戲在畫中，十分傳神。

雖然畫了幾十年連環畫，但對連環畫的未來，賀友直有些悲觀。他在接受採訪時多次表示，連環畫已經Finish了。他指出中國連環畫的致命弱點是，靠改編而非原創，「張樂平畫《三毛》、葉淺予畫《王先生與小陳》，能畫這種原創連環畫的人已經沒有了。」

如今，風俗畫現在成了賀友直的「主業」，他將回憶放諸筆端，遊走於幾十年前的上海。「很多事情不如過去，比如小吃，以前上海小吃攤為何做得那麼好吃？」他自問自答，沉浸於過去，「那時候擺攤的也是外地人，彼時很少的錢就可以租到房子，在上海立足，也不受戶口困擾，外地人來上海也能生根，所以大家盡力把事情做好，現在又要戶口又要高價租房，甚至是買房，哪裡還有心思做大餅油條？」



■舊上海一出租界就冷清，衣着光鮮的常常被「剝豬鬃」（被剝去衣帽皮鞋），賀友直回憶，他還被扒過別在衣襟上的鋼筆



■上世紀五、六十年代淮海路陝西路周邊的點心店，賀友直認為以前上海小吃攤做得那麼好吃，是因為外地人在上海容易「生根」